弘道錄/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弘道錄

◀上一卷

卷三十　禮　君臣之禮

下一卷▶

弘道錄卷之三十

禮

君臣之禮

《宋記》：太祖皇帝常讀二典，嘆曰：堯舜之時，四凶之罪止於投竄，何近代法網之密耶。於是立法，鞭朴不行於殿陛，罵辱不及於公卿。故自開寶以來，犯大辟，非法理深害，多得貸死，惟臧吏棄市，未嘗容赏。

錄曰：此宋朝家法過漢唐，後世鮮能及也。夫禮義康恥，人主所以鼓動維持。舉末世於三代之隆者，縉紳之所以異於閭閻，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，君子之所以別於几民，所繫蓋不細也。至於臧吏，尤為至切，一有所犯，率至不宥。所以終宋之世，雖臣下有罪，苟非臧犯，法當竄逐，人君自請與一善地，未聞有受杖而斃，受戮而辜者。豈非祖宗用心之厚，子孫守法之善乎。

太宗嘗召翰林學士竇儀草制。儀至苑門，見上岸積胱足而坐，因卻立不肯進，太祖

遽索冠帶而後召入，儀遂言曰：陛下創業垂統，宜以禮示天下，恐豪傑聞而解體也。太祖斂容謝之。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。

錄曰：帝之窒慾，非古人之多慾者。其岸情朕足，一時之偶耳，索冠斂容出于本心，非有所矯揉而為之也。儀本以厚重見推，豈肯陷其君於無禮哉。其部立不進，庶幾自重之義。嗚呼。君臣之問，兩得之矣。

太宗太平興國，八年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，始分三甲，錫宴于瓊林苑，寵之以詩，遂為定制。

錄曰：鹿鳴之宴，賓興之盛典也。瓊林之宴，使造之殊恩也。我朝名恩榮宴，特異於是，又制百官朝服，稱賀致詞曰：天開文運，賢俊登庸，禮當稱賀，則又非常禮之可比也。

《言行錄》：仁宗天聖四年，侍講胡瑗當召，對例須先就閣門習儀。瑗曰：吾平生所讀書，即事君之禮也。何以習為。閣門奏，准令就舟，次習之，上亦不之強，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，及登對，乃大稱旨，上謂左右曰：胡緩進退周旋，舉合古禮。

錄曰：今時朝見之禮，俱赴鴻臚寺習儀，正恐草莽不知。此乃定例，著於典章。若緩之破例，又可以見人主聖德優容，無所不至，而盛時氣象，亦略可占矣。錄之。

《列傳》：神宗熙寧元年，富弼入覲，許有輿至殿門。帝御內東門小殿，令其子掖以進，且令毋拜，坐語從容，訪以治道。弼知帝果於有為，對曰：人主好惡，不可令人窺測。苟可測，則姦人得以傅會。當如天之監人，善惡皆所自取然也，禍福隨之，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。又問邊事，對曰：陛下臨御未久，當布德行惠，願二十年口不言兵。帝默然，至曰反乃退。

錄曰：當仁宗之相弼也，嘗有言曰：隆之以虛禮，不若推之以至誠。今觀肩輿至殿，坐語毋拜，所謂禮也。諫則叉行，言則叉聽，所謂誠也。以帝之初，政如曰方升，而弼之者，成如著方次。誠哉，對病之藥，立效之砭乎，奈何其不然也。轉沛然之勢而為默然之應，虛禮雖隆，推誠未至。觀於二帝之問，而其得失之判若霄壤矣。

哲宗元祐元年，詔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政事，時年八十一矣。彥博逮事四朝，任將

相五十年，名聞四夷。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，望見其人於殿門外，卻立改容曰：此二騰公也。問其年曰何壯也。蘇軾曰：使者見其容，未聞其語。其綜理庶務，雖精練少年有不如；其貫穿古今，雖專門名家有不逮。使者拱手曰：天下異人也。西兄有名馬，請於邊吏，願以餽詔許之。其為外國所敬如此。至是司馬光言：其宿德元老，宜起以自輔。宣仁太后乃有是命，特隆其禮，令班宰相。上六曰一朝，兩月一赴經筵，古今罕以為比。時公對上泰甚，進士唱名，侍立終曰，上屢卻曰：太師少休。公頓首謝立，至去。及程正叔為侍講，以師道自居，每侍上色甚莊，繼以諷諫，上畏之。或謂正叔曰：君視滌公何如。正叔曰：騰公三朝大臣，事幼主不得不恭。吾以布衣為上師傅，其敢不自重。此吾所以不同也。

錄曰：孟子曰：曾子師也，父兄也；子思臣也，微也。曾子、子思易地則皆然。故以游公而當正叔之任，鈴不肯廢坐講之禮；以正叔而居游公之位，又豈能易敬慎之常乎。

蘇軾為翰林學士，每經筵進讀，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，未嘗不反覆開導，覬有所啟悟。嘗鎖宿禁中，召見便殿，太皇太后問曰：卿今為何官。對曰：待罪翰林。曰：何以至此。對曰：遭遇太皇太后、皇帝陛下。曰：非也。豈大臣論薦乎。曰：亦非也。軾驚曰：臣雖無狀，不敢自他途以進。曰：此先帝意也。先帝每誦卿文章，必嘆曰奇才。奇才，但未及進用卿耳。軾不覺哭失聲，太皇太后與帝亦泣，左右皆感涕。已而命坐賜茶，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。

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，上疏曰：臣近言邇英漸熱，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。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，臣料臨之意，不過謂講官不可生於殿上，以尊君為說爾。臣不暇遠引，只以本朝故事言之。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《易》，真宗令崔頤正講《尚書》，邢昺講《春秋》，皆在殿上。當時仍是坐講，立講之儀尺，始於明肅太后之意。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矣，豈獨子孫所當為法，萬世帝王所當法也。今世，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，而不知尊君之道。人君惟道德益高，則益尊；若勢位，則崇高極矣。尊嚴至矣，不可復加也。

錄曰：程頤之議坐講也，凜乎其正；蘇軾之見便殿也，懼乎其遇。一則宋朝家法遠過漢唐，一則太后慈仁有同堯舜。百世之下，令人起敬起慕之不置也，豈不美哉。

綱《禮志》：太祖即位之明年，太常博士聶從義上三禮圖，詔集儒學之士詳定之。開寶中，命中丞劉溫叟、舍人李昉、知制誥盧多遜、補闕賈黃中、員外郎和峴等撰《開

寶通禮》二百卷本，唐開元禮而損益之。既又定通禮義，纂一百卷。太宗尚儒雅，脩明典章，大抵曠廢舉矣。真宗承重熙之後，契丹通好，天下無事，於是封泰山，祀汾陰，蓋一時彌文之制也。先是天禧中，陳寬編次禮院，所承新舊詔動不就。仁宗天聖初，太常博士王嗥始取國初，至乾興所下詔，動刪去重復類，以五禮之目為禮閣，新編六十卷。景祐四年，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。皇祐初，文彥博又撰大饗明堂記二十卷。至嘉祐中，歐陽脩纂習散失，命官設局，主通禮而記其變，及新禮以類相從為百卷，賜名太常因革禮，異於舊者，蓋十三四焉。

錄曰：愚觀史之微意雖未露，而為仁宗致惜不既多乎。何也。太祖承五代之亂，雖以禪受而王，未能身任制作之實。太宗當興國之運，昆從多致暫阻，何有盡善盡美之圖。真宗彌文之制，不滿者多矣。至於仁宗當積德百年之餘，正制禮作樂之曰。且帝之所稟者，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；其所施者，以莫不愛，以莫不敬，而溥天率土，怛敬怛愛。又非他君可以彷彿其萬一也。苟有如周公者輔而相之，建中和之極，兼總條貫

金聲而玉振之，何至率吏文之舊，無著迷之體，如史之所惜哉。且仁宗篤於好學，嘗因王沫講周禮，命畫車服冠冕、籩豆蓋蓋之制，而不能詳其制作之本，以自企於三代之隆，況其他者乎。或曰：使魯兩生遭逢其時，果能制作乎。曰：不能也。夫至禮與天地同序，至樂與天地同和。苟非天下之至誠，盡己性以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，而贊天地之化育，不能及也。兩生雖能守魯之禮義，然豈能致中和，如子思所迷者哉。而況於宋興人主之學惟務博覽，如《太平廣記》、《冊府元龜》可以同日語哉。然則仁宗之所好，亦不過器數之末而已。無怪乎，不能副所望也。

朱熹乞脩三禮云：臣聞之，六經之道同歸，而禮樂之用為急。遭秦滅學，禮樂先壞。漢晉以來，諸儒補葺，竟無全書，其頗存者三禮而已。《周官》一書固為禮之綱領，至其儀法度數，則《儀禮》乃其本經，而《禮記□郊特牲□冠義》等篇，乃其義疏耳。前此，猶有三禮、通禮、學究諸科，禮雖不行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。自熙寧以來，王安石變亂舊制，廢罷儀禮，獨存禮記之科，棄經任傳，遺本宗未，其失已甚，而博士諸生不過誦其虛文，以供應舉。至於其問，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，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，一有大議，率用耳學臆斷而已。臣頃在山林，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，欲以《儀禮》為經，而取《禮記》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，皆以附於本經之下，具列註疏，諸儒之說略有端緒。而私家無書檢閱，無人抄寫，久之未成。會蒙除用，學徒分散，遂不能就。欲望聖明，特詔有司，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乏書，自行招致舊曰學徒十餘人，踏逐空閒官屋數間，與之居處，令其編類。雖有官人，亦不繫銜請俸，但乞逐

月量支錢米，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。其抄寫人下，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侯，結局曰量支犒設，別無推恩。則於公家無甚費用，而可以興起廢墜，垂之永久，使士知實學。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，則斯文幸甚。

錄曰：以宋子之疏終焉者，宋自中葉，濂、洛、關、閩諸賢輩出。周子曰：陰陽理而後和，故禮先而樂後。曰：優柔中平，德之盛也。天下化中，治之至也。是謂道配天地，古之極也。程子曰：禮所以立身也。安禮而和樂，斯為盛德矣。曰：禮之所尊，尊其義也。失其義，存其數，祝史之事也。張子曰：禮所以持性。禮本出于性，持性反本也。曰：禮非止著見於外，亦有無體之禮。除了禮，天下更無道矣。朱子曰：禮是天理之當然，欠他一毫不得，添他一毫不得。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，故行出這禮，無一不與天合。嗚呼。斯數言者，豈非制作之本歟。苟使群哲得其位，行其道，宋之一代禮樂叉有以參於先代者，奈何徒自修之于下，未見達之在上。而王呂章蔡秦韓賈史之徒相繼居師相之位，擅制作之權，政使學士大儒無書檢閱，無人抄寫之苦。雖然尚有學徒可集，及門可托，較以今之勢利併與，學徒及門無聞焉。而甘心毛穎，自相對局，其為蜜落，又何雪什伯乎。

《皇明詔令》：洪武五年，詔曰：朕聞三皇立極，五帝遵教。蓋未備之時，宜君人示其所以。三代循之，民用和睦。自周至於漢唐宋，增減益周，國乃用昌，民受時宜，家和永康。朕蒙皇天后土之恩，命統天下祖宗之靈，百神祐護，得正帝位。朕本草芥之士，失習聖經，配推強撫順二十餘年，常無寧居，一槃粗疏。故道理未臻，民不見化，鄉市閭里，尚染元俗。天下大定，禮儀風俗可不正乎。茲有所示諭爾臣民，詔書到後，敢有不遵者，問擬如律。

錄曰：聖祖此詔，其賢于馬上之習乎。夫商君棄禮義，捐康恥，流禍穢於千古。漢自三章之約，曾無片言及之。陸賈時時稱說，則謝曰：安事；賈生痛哭流涕，則謙曰：不遑，未見以禮義風俗措一言發一令者。此所以終漢之世，襲秦雜霸，無由變革，豈若大明麗天頹俗沒地，斯民丕變，天下大同者哉。臣幸躬逢其盛。錄之。

《聖政記》：國初時，御臣以禮，常賜參政。陶安門帖，曰：國朝謀略無雙士，翰苑文章第一家，召集江南宿儒議禮，命為總裁。又賜學士宋濂飲親賦辭一章。曰：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，若此也。及濂致仕，贈以衣三襲，因問：卿今年幾何。曰：六十有八。上曰：藏此綺，俟三十二年作百歲衣也。初濂請歲一來朝，是年九月入朝。上佇想久，及至，大喜，遣儀曹奉嘐膳諸物抵寓館以賜，遂曰侍上。遊歷觀闕，盤旋禁禦，詢咨備

至，便殿侍食，曰晏始退，嘆曰：純臣哉。及甘露降，上召公賜坐，躬執金杓，煉湯於鼎，以甘露投之手，注於卮，曰：此和氣所凝，能愈疾延年，故與卿共之耳。

錄曰：此又賢於溺冠慢儒者。夫束園綺里，漢不能致；而浙之四儒，明祖首招致之。蚓當塗之陶，其所造濂洛關閩之學，與四先生當亦不殊。此所以光有四海，無復腥擅污穢之氣象，正由禮貌名儒遠追皇王聖帝之遺風也。嗚呼，盛哉。

永樂中，吏部尚書賽義歷少師九載，戶部尚書夏原吉陸少保，亦經三考，皆賜勃嘉獎，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。既賜宴禮部，又親宴之別殿，各賜銀章一顆，其文曰：繩愆糾繆。且諭之曰：朕有過舉，卿但具奏來。以此識之，朕不難於從善。明年，扈從巡邊。既還，上念二臣皆春秋高，欲優逸之，賜勃嘉勞，命輾職務而仍其祿，朝夕侍上。備顧問謀議，而恩禮益厚。

錄曰：自示我周行之後，孰不以燕私為親怩，為優禮，為特恩，孰有繩愆糾繆者哉。唐太宗之丹霄殿、玄武門，不足多矣。夫以二公之結知，聖皇任以心膂，信如著龜，勢利不能奪，讒問不能媒，所謂淑人君子，心如結兮者。觀其不以私惠歸德，務相引翼，果於從善，又可見上下交而為泰之時矣。錄之。

《名臣錄》：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壽九十八，既已階榮祿大夫，復因御史梁防之請，憲宗皇帝親諭禮部曰：尚書魏驥壽及百齡，兼有德望，朕深嘉悅。其勃遣行人存問，賜羊酒，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。先是公由松江訓導，以禮自居，薦為太常博士。宣德中，陞考功員外郎，轉太常少卿。正統三年，遷吏部左侍郎，復陞是職，前後歷任有聲。雖權右王振亦禮重之，呼為先生贊禮，惟帕一方，亦不較。景泰改元，至京，時閣老陳循公主試，時所取士也。請曰：先生雖位冢宰，未嘗立朝，願少待，事在吾輩而已。公不從，退謂人曰：渠將朝廷事為一己事，安能善終。

錄曰：愚觀文靖起自校職，卒登台鼎。其始也，勤於教育造就人才而已，未聞有補天浴日之才華也。其終也，清慎有聲，端重簡默而已，亦未有旋乾轉坤之功業也。蓋由祖宗列聖愛惜人才，得以長久，自效一時。雖無赫赫之名，久後常懷不盡之意，故能使巨噹致敬，內閣懇留。若斯人者，豈一朝一夕而致然哉。卒之百年上壽，元宰上卿。孟子曰：朝廷莫如爵，鄉黨莫如齒，輔世長民莫如德。其諸文靖公之謂夫。

弘治乙丑，武宗嗣位，恭上兩宮尊號，爰下優老之讓，覃恩天下。時太子太保、吏

部尚書王恕致政于家，年及九十，特隆璽書，遣行人備繒帛酒愾加賜，存問于時，儀文繁褥，寵靈煥赫，蓋異數也。公生永樂全盛時，聞祖宗遺風餘烈，歷宣德正統問，沾富教之澤，歷內寺外郡，以至方岳。天順勵精，暨於成化，力自振奮，殫壓權貴，劾邪佞而置之，法一彿意，則浩然引去身退，而名益高。弘治初，特起為執法秉政，復為讒邪所間，竟不失其正以去。殆今J敦龐碩大，著書玩易，閱天下義理不少休，且餘啖動履，強健宛如五六十歲人。諸公凋謝之餘，國家更化之後，而獨巍然以存，信乎天下之大老也。

錄曰：儲柴墟之壽，三原曰：惟魏文靖公與公名位德誼相上下。至於論功與言，則文靖似不及。愚謂：人惟名德相高而已。魏有門生如陳閣老勸之少留，毅然不變，非惟不為所染，其所料鑿鑿無爽。當今之世而有若人乎哉。然則，功與言當在第二義也。

嘉靖初，勸諭致仕大學士謝遷：朕惟人臣立朝，得行其志，建功立業固難；而退處其鄉，壽考康寧，完名全節，足以繫天下之望，尤為不易。卿性資端方，器識宏遠，粵自蚤年，潛心正學，遂以文章大魁天下，輩聲翰苑，譽望彌隆。逮我孝皇簡注有素，爰自宮端，擢居內閣，朝夕獻替，不激不隨，慎守彝章，護惜善類，延訪于便殿，顧問于平臺，危言讜論，裨益弘多。當時政化清美，皇惟二三大臣佐理之功。暨聞末命付託諄切，益感知遇，誓謁誠捆。武皇之初，協心匡弼其殿，然不可回之氣往往形于詞色，直道難容，告老而歸，高風大節播在天下。中遭權姦，橫加讒抑。旋復昭明，人咸欽仰之，不置。乃今年躋七秋，體履安康，子姓蕃茂，全德盛名，求之前代，不多見焉。朕嗣承天序，圖新治理，惟卿累朝耆舊，皇斡朕懷。蚓夫公論明揚，可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。特遣行人責勃存問，用表異數。卿其體朕至意，頤養天和，茂膺壽祉，用表儀於天下，則非特卿一卿一邑之光而已。

錄曰：今上嗣位之初，不遑他務，首遣行人責勃存問洛陽劉公、洪洞韓公、餘姚謝公，一時元老，蓋三焉。錄止謝公者，以親手捧綸音，躬行大禮，目擊其盛，非口耳傳聞之比。故備錄之，以終百代君臣之禮之式。

弘道錄卷之三十竟